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六十二
至六十五



13
849
152



門 4 3
849
152



册府元龜

外傳之師用亦量人之途而辭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傳之師用亦量人之途而辭 西極文翔鳳訂正
 外傳之師用亦量人之途而辭 淮南李嗣京參閱
 外傳之師用亦量人之途而辭 臺省部
 外傳之師用亦量人之途而辭 清儉最恭慎不練習
 外傳之師用亦量人之途而辭 傳曰儉德之恭也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蓋祿不期
 外傳之師用亦量人之途而辭 侈若于格訓貴而能貧謂之美德繇兩漢而下盛臺
 外傳之師用亦量人之途而辭 閣之選令人髦士舉集其中乃有素尚清簡至性高

册府元龜 臺省部

潔靡營貨產不事儲畜薄於奉已急於濟衆委不義之貨其食貧之樂饋遺成屏澣濯以朝不求所居之安靡爭下民之利以至家人困於春藁諸子疲於樵採去官而徒四壁啓手而無餘財斯皆砥礪廉隅樹立名節造次於是始終不渝用能儀表於官聯敦尚於俗化俾貪夫之知耻中人而思勉者也若夫祿有代耕之制用有量入之義而偏下已甚不堪其憂者斯亦矯枉過正非可以訓

後漢鍾離意明帝時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恠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

朱暉爲尚書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

藥崧爲郎家貧嘗獨直臺上無被枕

杜俎凡也方言云屬漢之

杜日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阜袍及侍史

二人

蜀劉巴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

吳陳化爲太嘗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勅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

是儀爲侍中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孫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對之歎息卽增俸賜益田宅儀辭讓以恩爲戚

晉鄧攸爲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振乏

華嘗爲光祿大夫開府嘗侍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嘗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

李喬爲尚書令侍中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病

無以市藥武帝聞之賜錢十萬

山濤爲尚書以母老辭職詔除議郎武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後遷僕射薨左長史范晷上言濤舊第茅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屋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恐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否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簡濤乃取絲付吏積

年塵埃印封如初

裴憲楷之子也爲侍中永嘉末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石勒破浚薄其官僚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帙鹽米僅十數斛而已

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氈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俸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賑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嘗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祿

卞壺爲尚書廉潔儉素居甚貧約

劉超爲中書舍人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元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超出補句容令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職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

魏舒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

阮放字思度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嘗供給衣食

周顛爲尚書左僕射爲王敦所害敦使繆垣籍顛家收得素麓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陸納爲吏部尚書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
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旣至約所設唯茶
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約大怒曰汝不
能益光叔父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其舉
措多此類

宋向彌爲散騎嘗侍治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
貨之業時人稱之

沈演之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而謙約自持文
帝賜以女妓不受

孔顛代庾徽之爲御史中丞先是徽之在職性豪麗
服玩甚華顛代之衣冠器用莫不儉率

江湛爲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
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文帝所召值澣衣稱疾經
日衣成然後起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柳元景爲尚書令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
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唯景獨
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
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
菜以取錢奪百姓之利也以錢乞守園人
何尚之爲侍中領尚書令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

不娶又無姬妾

顏延之爲光祿大夫其子竣初爲孝武南中郎諮議
參軍及帝登祚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相東王師竣
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
改宅宇如舊嘗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屏住道側
揚運長後廢帝時與阮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
揚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運長質本廉正修身甚清
不事園宅不受餽遺

孔琳之爲祠部尚書不治產業家充貧素

南齊庾杲之爲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茹
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時嘗有二
十七種言三韭也

褚炫武帝時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正非弔問不雜
交游論者以爲美其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
行左右捧黃紙帽箱風吹紙剝僅盡前爲江夏內史
及罷郡得錢十七萬於石頭並分於親族病無以市
藥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嘗侍領安成王師

褚淵初仕宋明帝以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
一餅金因求請問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足
下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

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至高帝建元初爲中書監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鰓魚或人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有餉彥回鰓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族啖之少日便盡

張緒爲金紫光祿大夫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正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爲之辨餐然未嘗求也

陸慧曉爲吏部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

張瓌與沈文季同爲侍中俱在門下文季每還直罷物若遷瓌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寔多清貧有不識瓌者嘗呼爲散騎

梁傳昭初仕宋明帝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干豫罷服率陋身安麤糲嘗插燭於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等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徐勉爲中書令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祿分睦親族之窮乏者

周捨爲尚書吏部郎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每入官府雖廣厦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茨爲鄣壞亦不管

顧協爲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協少清介有志操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仕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嘗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

列漑爲左民部尚書所蒞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沈約爲左光祿大夫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居處儉素

陳陸瓊爲吏部尚書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俸祿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因避權要遂謝病不視事

姚察爲吏部尚書自居顯要甚勵清潔且廩錫以外一不交通嘗有門人遠至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謂之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旣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遂請猶冀受納察厲色驅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饋遺

後魏崔玄伯爲吏部尚書爲道武所任勢傾朝野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道武嘗使人密察聞而益重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玄伯爲之愈甚賈貞歷尚書郎以清素稱

盧義僖爲左光祿大夫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

高允爲中書侍郎領著作以忠諫拜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文成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鹽米而已于時百官無祿允嘗使稚子樵采自給文成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疋粟千斛

游肇爲尚書右僕射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崔亮爲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子

不免親事春籩孝文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
楊瓊爲度支尚書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
清白

高崇爲尚書三公郎家資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高
儉素車馬器服充事而已約已自脩與物無競
鹿念爲給事黃門侍郎而自無室宅嘗假賃居止布
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
山偉爲侍中中書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
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嘗景歷黃門侍郎石光祿大夫自少及老嘗居事任
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有人刁整
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產雖儉約可尚將何以
自濟也吾恐摯太嘗方餒於栢谷耳遂與衛將軍羊
深矜其所乏乃率刁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頰畢義
顯等各出錢千文而買馬焉

韓子熙爲黃門侍郎清白自守不交人事
北齊李元忠爲侍中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
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
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
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

元文遙爲侍中既不與趙彥深清真守道又不爲和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孟季之間然性和厚遷鄴唯有地十頃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家貧所資衣食而已

辛術爲東南道行臺尚書時睢州刺史及所部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邢邵聞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袁聿修爲吏部郎中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饋遺聿修在尚書十年未嘗受杯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於省中語戲嘗呼聿脩爲清郎

盧叔武爲右光祿大夫魏收曾來詣之訪以雒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餐葵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

後周張軌爲度支尚書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素書數百卷

柳慶爲左僕射拜司會中大夫與楊寬有隙明帝武

咸二年慶除宜州刺史慶自爲郎迄于司會府庫倉儲並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爲小家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德乘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

陸通爲大司寇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嘗清慎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嘗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貧也

辛慶之爲通直散騎嘗侍儀同三司慶之任遇雖隆而率儉素車馬衣服不尚華侈

隋薛濬開皇初爲考功侍郎性儉死之日家無遺貲

滑儀煬帝時爲尚書右司郎于時政漸亂濁貨賂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嘗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

柳調爲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唯調清素守節爲時所稱

唐裴矩仕隋爲黃門侍郎于時朝士類多贓貨唯矩清素自守時人稱之

竇威爲內史令性儉素不樹產業及卒家無餘財溫彥博爲中書令彥博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于別

室太宗命有司爲造宅堂焉

蘇頲爲禮部尚書知吏部選事性廉儉所得俸祿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貲

盧懷慎爲黃門監兼吏部侍郎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及太宗幸東都西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直道始終不虧不加寵贈無以勸善乃詔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石

于休烈爲工部尚書在朝凡三十餘年歷掌清要家無擔石之儲

蔣鎮德宗時爲工部侍郎以簡儉稱於時

奚陟貞元中爲中書舍人先是右省雜給率分等皆據職田頃畝卽主事所受與右史等陟乃約以料錢爲率自是主事所得減於拾遺時中書令李晟所謂紙筆雜給皆不受但告雜事舍人令且貯之它日便悉以遺舍人前例雜事舍人自携私入陟以所得均分省內官

陸贄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母卒持喪於河南豐樂佛寺四方賻贈爲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所受唯與劍南節度使韋臯布衣友善臯以事奏聞每有所致

輒稱詔以授之

李建穆宗長慶初為刑部侍郎建名位雖顯以廉儉自處為家不理垣屋士友推之

李懷遠以兵部尚書知東都留守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尚清廉宅舍屋宇無所增改嘗乘款段馬豆盧欽望之謂曰榮貴如此何不易駿乘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何假別求聞者莫不歎伏

郭承嘏尚父子儀曾孫為刑部侍郎自沒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親友供給而後具縉紳之徒無不痛惜

晉姚顛為戶部尚書疎於財而御家無術既死歛葬之資不備家人俟賻物鬻第方能舉喪而去士大夫愛其廉而鄙其拙

周張沆為刑部尚書驟歷顯重家無餘財死之日書

圖之外唯使郵之貲耳

臣欽若等曰齊王高行嗣子周鎮鄆州流為冊贈使

尚幼親友慮其耗散太祖前言之乃令三司差人主葬餘資市邸舍僦稅以贍其孤

顏術為吏部侍郎儒學之外雅有政術累更清吏皆以廉幹著名

恭慎

傳曰如承大祭言乎恭也詩曰如履薄冰志乎慎也是故君子率禮以奉上思患而豫防俯仰抑畏周旋謹密然後臻夫寡過保其克終者焉大漢之後歷禁省之任者莫不參預密勿經綸政典備預顧問侍從朝人推擇攸重俊乂並列乃有質性端方志尚惇固靡通於謁客無洩於衷言非公事而不談居官次而匪懈小心惕厲罔見於情容退食閑燕彌加於慎獨用能保持名簡便蕃左右終寡於尤悔克隆乎恩紀蓋書之夙夜惟寅易之夕惕若厲皆斯之謂歟漢石奮為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也

舉皆也

金日磾武帝時為侍中光祿大夫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也

忤逆也

賜出宮女不敢近帝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

霍光武帝時為郎遷諸曹侍中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

宮中小門謂之闈

小心謹慎

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梁丘賀宣帝時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賀為小心周密帝信重之

孔光成帝領尚書給事中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間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

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長樂宮中有温室殿光嘿不應更答以已語其不洩如此

後漢樊宏時為光祿大夫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問之嘗勅騶騎臨朝乃告勿令預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建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樊宏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每當直事嘗晨樊梵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每當直事嘗晨駐馬待漏雖在閒署冠劍不解於身每漏初恐失時乃張燈俯伏

徐防明帝時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帝未嘗有過焉

樂崧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嘗獨直臺上明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

陳寵章帝時為尚書性周密慎重所表薦輒自手書人莫得知嘗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

延篤桓帝時為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對動依典義魏荀彧為尚書令嘗以書陳事臨薨皆焚燬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

荀攸為尚書令深密有志自防嘗從太祖征伐會謀
 讓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翰曾問
 攸說太祖取冀州
 時事攸曰佐治為表鐸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
 何知焉自是翰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攸與
 鍾繇善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
 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

劉曄黃初中為侍中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
 曄答曰魏室即祚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成僕在漢
 為支葉於魏備心腹寡偶少徒於幾宜未失也
 任嘏為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
 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

蜀劉巴為尚書令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晉羊祜為尚書僕射歷仕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
 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聞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
 草故世事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繇或謂祜慎
 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
 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
 媿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
 劉超為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
 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密彌見親待後為中
 書侍郎蘇峻亂遇害超天性謙慎歷事三帝嘗在機

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諂故士人皆安而敬之
超子訥爲中書侍郎謹飭有石慶之風訥子亨亦清
慎爲散騎郎

宋殷景仁爲中書侍郎令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
密表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形迹周
密莫有窺其際者

謝弘微元嘉中爲侍中每有獻替又論時事必手書
焚草人莫知之太祖以弘微能管膳羞嘗就求食弘
微與親故經營既進之後親人問帝所御不答別以
餘語酬之時人比漢世孔光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

一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皆是
太祖手勅帝甚痛惜之

南齊褚澄爲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

梁呂僧珍爲散騎嘗侍直秘書省僧珍性甚恭慎當
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果食未
嘗舉箸

韋叡爲散騎嘗侍護軍將軍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
高祖甚禮敬之

周捨爲尚書吏部郎捨素辯洽與人談論終日不絕
口而竟無漏洩機事衆尤歎之

王瑩爲尚書令雲麾將軍侍中瑩性清慎居官恭恪高祖敬之

孔休源爲尚書儀曹郎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以此重之陳袁樞爲吏部尚書是時僕射到仲舉雖叅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於樞其所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固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

王瑒爲西部尚書瑒性寬和及居選職務在清靜謹守文案無所抑揚尋加侍中遷左僕射叅掌選事

姚察爲吏部尚書入隋爲散騎嘗侍盡心事上知無不爲侍奉機密未嘗洩漏

後魏盧魯元以忠謹給侍東宮及太武卽位以爲中書侍郎拾遺左右寵待彌渥而魯元益加謹肅太武愈親信之內外大臣莫不敬憚焉

古弼太武時爲尚書令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

計彥爲散騎嘗侍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內事太武以此益親待之

李孝伯爲比部尚書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

藁草家人不見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武寵養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

崔玄伯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玄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

司馬仲文爲中書舍人以謹敏著稱

高允爲中書令遣中書監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

楊津爲符璽郎津身在禁密不外交游至於宗族姻表罕相祇候焉

陸凱爲給事黃門侍郎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孝見稱希言屢中孝文嘉之

庫狄峙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叅掌機密以恭謹見稱

北齊封隆之爲右僕射自義旗始建經略奇謀妙筭密以啓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高祖加其忠謹每多從之

宋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嘗侍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劉世清爲侍中情性修整周慎謹密

隋李德林爲內史令自從官以後卽典機密性慎重嘗云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

張虔威煬帝初爲謁者大夫時淮南太守楊絺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爲誰虔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絺帝謂虔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絺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

唐徐岱代宗時爲給事御史館修撰充皇太子及舒王已下侍讀承兩官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未嘗洩禁中之事亦不談人之短

韋綬德宗朝爲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于內署綬所議論嘗合中道然危慎致傷晚得心病故不極其用

高郢貞元中爲中書舍人守官奉法勤恪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王詔貞元中爲戶部尚書判度支于時德宗以詔謹慎恩遇特異凡至重務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決詔未嘗漏洩亦不務矜術

裴埒元和中在翰林承旨屬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問埒埒小心敬慎甚稱上意

正備自練習

夫思不出位君子所重官脩其方前經攸尚自漢之中葉政歸省闕典章品式軌儀故實咸在是焉乃有居其職者明習厥事潛思探賾默識彊記咨疑議而必決訪隆簡而能舉參預詳綴多所刊正儕類服其諳練時論稱其折衷斯故不假求禮于野而學官于夷者矣

漢弘光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

成帝甚信任之

後漢張純光武時爲武官中郎將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

樊準爲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

郭賀能明法爲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裨益

黃瓊爲尚書僕射初瓊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若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劉祐爲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禮彊辯每有奏議應

對無滯爲僚類所歸

黃香爲尚書令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

楊球爲尚書侍郎關達故事其章奏處議嘗爲臺閣所崇信

魏潘勗漢末爲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

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勅並領本職數加特賜

桓範爲尚書在臺閣號爲曉事

晉何邵爲尚書左僕射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

傅祗爲右僕射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

刁協元帝渡江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爲當時所稱許
孔衍字舒元元帝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博通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

王彪之爲僕射桓温將廢海西公時廢立之儀旣絕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采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彪之父彬尚書僕射子臨之孫納之竝御史中丞以彪博聞多

識練習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

宋王淮之王處曾孫也為都官尚書改領吏部淮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嘆曰何須高論玄虛政得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撰儀注朝廷遵用之

殷景仁為中書侍郎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矣高祖甚知之遷太子中庶子

南齊王琨在宋為度支尚書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櫛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朓有紫櫛在匣中不須更作簡取果得焉

王儉為左僕射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高帝嘆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為我生儉也儉長學禮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座丞郎無能異者儉手筆典裁為當時所重

梁到洽高祖時為尚書左丞時鑾輿欲親戎軍國容禮多自洽出焉
周捨為尚書禮部郎時天下草創禮儀損益多自捨

出焉

何敬容為吏部侍郎左僕射遷尚書令又處臺閣詳
悉舊事

孔休源為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
源即以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嘗謂
之為孔獨誦累遷尚書左丞時太子詹事周捨撰禮
疑義漢魏至于齊梁並皆搜採休源所有奏議咸預
編錄

謝幾卿為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習僕射徐勉每有
疑滯多詢訪之

陳劉師知善儀禮臺閣故事多所詳悉高祖入輔以
師知為中書舍人掌詔誥是時兵亂之後朝儀多闕
高祖為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並師知所定
焉

袁樞遷都官尚書掌揆樞博聞強識明悉舊章
沈文阿初為梁國子博士尋領步兵較尉兼掌儀禮
自泰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世
嘗掌朝儀頗有遺藁於是酌量裁撰禮度皆自之出
後魏劉懋為尚書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凡所撰制
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嘗為

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受詔叅議新令
劉昶領議曹尚書於時改革朝議詔昶與蔣少游專
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
崔休爲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
議咸取決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能
異也
常景爲中散大夫領中書舍人朝廷典章疑而不決
則訪景而行之
北齊裴讞之爲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
能裁之

後周徐招初從魏孝武入關爲尚書左丞朝廷播遷
典章有關至於臺閣執儀多招所叅定論者稱之
唐瑾爲尚書右丞吏部郎中于時魏室播遷庶務草
創朝章國典禮並叅之
柳敏拜禮部爲司宗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式乖
先典者皆按處舊章刊正之
隋趙賢通爲相州刺史朝廷以其曉習故事徵拜尚
書右僕射
元善雒陽人少隨父之江南開皇初拜內史侍郎陳
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

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
蘇威為吏部尚書承戰爭之後憲章踏駁帝令朝臣
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
能

趙芬為少卿正芬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眾不
能決者芬輒為平斷莫不稱善

唐裴矩為民部尚書年且八十精爽不衰以曉習故
事甚見推重

蘇瓌中宗時為尚書右丞以明習法律多識臺閣故
事特命刪定律令格式

郭正一為中書侍郎在中書累年明習故事

鄭餘慶為尚書右僕射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
禮樂制度有乖故專委餘慶參酌施行遂用為詳

定使餘慶復奏刑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為副
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佩刑部員外郎楊嗣

復禮部員外郎庾承休並充詳定判官朝廷儀制吉
凶五禮咸有損益

後唐盧文紀為吏部郎文紀熟於故事銓綜條流剖
析無滯

侍醫天子之醫也

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

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草茅愚臣所蒙也

晉山濤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為世模表况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邪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許

紀瞻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規益帝甚嘉其忠烈會

久病不堪朝請上疏曰臣疾疾不痊曠廢轉大比陳誠款未見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憂責之重不知垂沒之餘當所授厝臣間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趣走商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一二耳嘗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庸邈運遭遇勞無負沮口不商歌橫逢大運頻煩饕餮竊雖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竟無毫釐報塞之效而犬馬齒衰衆疾廢頓僵卧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頃一日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無繇復廁

八座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墮胸腹冰冷創旣不差是復備跛爲病受困既以荼毒七十之年禮典所遺衰老之侈皎然露出臣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地臣之職掌戶口租稅國之所重方今六合波盪人未安居土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皆須人力以臣平強兼以晝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當久停機職使主者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官廢事弊須臣病差則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曠事滯臣受偏私之宥於大望亦有虧損今萬國華而賢俊比迹而嘗虛停好爵不以縻賢以臣穢

病之餘妨官固職誠非古今黜進之急惟陛下割不以之任賜以獎惟噴什之日得以藉尸時銓俊又使官脩事舉臣免罪戮死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

蔡謨遷五兵尚書領瑯琊王師謨上疏讓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後所用資命有嘗孔愉諸葛恢竝以清節令才少著名望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尚爲司徒長史恢爲會稽太守臣爲尚書郎恢尹丹陽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倫踰等上亂聖朝貫魚之序下違群士準平之論豈唯微臣其亾

之誠實招聖政惟塵之累且左長史一起而侍帷幄再登而廁納言中興以來上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與其苟進以穢清塗寧受違命狃固之罪醜奏不許
何克爲尚書令加左將軍克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爲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從中書令加散騎嘗侍領軍如故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後爲驃騎將軍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仗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克自陳旣錄尚書不以復監中書許之

卞壺爲尚書令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或帝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

孔愉爲左僕射詔給親信二十人廩賜愉上既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廁朝右而以陪劣無益毗佐方今疆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姦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賜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動互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愉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

王彪之爲東海王文學從伯道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卽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旣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詔顏含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嘗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

王洽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旣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其講文章待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惟洽令拜苦

讓遂不受

郗愔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爲太守愔自以望少不宜超蒞大郡朝議嘉之轉爲臨海太守宋王裕之字敬弘爲吏部尚書兼散騎嘗侍敬弘每被除名卽便祗奉旣到宜退旋復解官高祖嘉其志不苟違也復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嘗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又除秘書監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嘗侍本州中正又不就文帝元嘉六年遷尚書令敬弘固讓本來還東帝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侍中特進求減親信

之半不許十六年以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
中敬弘請京師乃上表曰臣比自啓開謂誠心已達
天監玄邈未蒙在宥不敢晏處幸曳載馳臣聞君子
行道忘其爲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願惜愒耄志與
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况乎在國伏願
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時廻聖恩賜反其所則天
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申前命
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於蠻荆之
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齒由是感激委
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上七十生

埋涕盡永絕天光淪沒丘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
王曇首文帝時爲太子詹事侍中謝晦平後帝欲封
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
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
之事艱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
雖得仰憑天光效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
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帝不能奪故封事遂寢
王僧綽爲侍中先是王曇首與王華竝爲文帝所任
華子嗣人才旣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
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超至今日益繇姻戚所

致也新達者嗣之封也及為侍郎時年二十九始興
 王濬嘗問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荅其
 謙虛自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
 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從見徵清介
 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黃州帝
 並不許

殷景仁拜侍中累表辭讓又固陳曰臣志幹短弱歷
 著出處值皇塗隆泰身荷恩榮階牒推遷日月頽積
 失在饜養患不自量而奉聞今授固守愚心首竊推
 殊次之寵必歸罷望喉唇之任非才莫若三省諸卿

無以克荷豈可苟順其榮不知進退上虧朝舉下貽
 身咎求之公私未見其可顧涯審分誠難庶幾踰方
 越序益以誠懼所以俯仰周皇無地寧處若惠澤廣
 流蘭艾同潤迴改前旨賜以降階雖實不敏敢忘循
 命臣遷違之愆既已屢積寧當徒尚浮末塵曠天聰
 丹情控款仰希炤察詔曰景仁退挹之懷有不可改
 除黃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

顏俊為丹陽尹加中書令丹陽如故上表讓中書令
 曰虛竊國靈生玷禁要聞命慚惶形竟震越臣東州
 凡鄙生於微族長自閭閻不窺官轍門無富貴志絕

華在值以委身隴畝饑寒交切先朝陶鈞庶品不遺
愚賤得免耕稅之勤厠仕進之末陛下盛德居藩樞
攬英異越以不才超塵清軌奉躬歷稔勞効莫書仰
侍曲成之仁畢願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中闕殷憂啓
聖倚附興運擢景神塗雲飛海派冠絕倫等曾未三
期殊命入萃詳科賞典則臣不應科臆言勤良則臣
當與責方欲訴款皇朝降階盛序微已國言少微身
謗而制書猥下爵書彌隆臣小人也不及遠謀寵利
之來何能居約徒以上瀆天明下汨爨議災請之與
擇必在邇今之過授以先微身苟日非據危辱將及
十手所指喻等膏肓所以寤寐兢遽維縈苦疾者也
伏願陛下察其丹誠矜其疾願絕會收恩以至愚分
則造化之施方茲爲溥見許

沈智淵爲中書侍郎智淵愛好文雅辭采清曠孝武
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帝謙私甚數多命群臣三
五人游集智淵嘗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
智淵每以越衆爲斬未嘗有喜色每從游幸與郡僚
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已聳動愧慙形於容貌論
者以此多之

謝莊爲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

江夏王義恭賤自陳曰下官凡人非有達槩異識俗外之志實因羸疾嘗恐奄忽故少來無意於人間豈當有心於榮達耶頃年乘事廻薄遂累叨非次旣足貽誦明時又亦取愧朋友前以聖道初開不遑引退及此諸夏事寧方陳微請款志未申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唯在已知尤實懼塵穢纓序稟生多病天下所悉爾脅癘疾殆與生俱一日發動不減兩三每至惡痛來逼心氣餘如繩利害數年遂成痼疾吸吸吸吸嘗如行尸當若死病而不復道者豈是疾痊首以荷恩深重思答殊施辜課匪療以綜所益

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夜坐嘗閉帷避風日晝夜昏憒爲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弔親舊惟被勅見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見賁已數十日特此苦生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之誅實繇聖慈罔然當之信若自劓若才堪事任以體氣休健承寵異之遇處自效之塗豈苟欲思閉避事耶家素貧弊宅舍未立兒息不免龕糲而安之若命寧復是能忘微祿正以復有切於此處故無復他願耳今之所希唯是小閒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屢經披請未蒙哀恕良繇誠淺辭訥不足上感家世無年高祖四十魯祖三十

二叵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
當復幾時見聖世就其中煎惱若此實在可矜前時
魯啓願三吳勅旨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過恩然
亦是下官生運不應見一閒逸今不敢復言此當待
之來生耳但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病此便是
志願永畢在衡門下有所懷動止必問亦無假居職
患於不能裨補萬一也識淺才嘗羸疾如此孤負主
上擢授之恩私心實自哀愧八年便當更申前請以
死自固但庸近所訴恐未能仰徹公思矜弘深粗矧
誠懇願付生言次賜垂拯助則苦誠至心庶獲哀允
若不蒙降祐下官當於何希冀邪仰憑愍察願不
悞二年坐辭疾多免官

劉劭拜散騎嘗侍中領軍劭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
求東陽郡明帝以劭啓過示朝臣自尚書僕射袁粲
以下莫不稱贊咸謂宜許帝曰巴陵建平二王並有
獨徃之志若世道寧安皆當繇其所請劭經始鍾
之南以爲栖息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愛素者多
徃遊之

王景文爲中書監太子太傅自陳求解楊州曰臣凡
猥下劣方圓無等特逢聖私頗叨不次乘非其任理

宜復祈雖加恭謹無補橫至夙夜惟戰無地容處六
月中得臣外生女殿嘗妻蔡疏故令其兒啓聞乞祿
求臣怒入云凡外人通啓先經臣署于時驚怖卽欲
封疏上呈更思此家落莫庶非通謗且廣聽察幸無
復所聞皆忽得兗州都送迎西曹解李遜板云是臣
屬既不識此人卽問鄰顯方知虛託比十七日晚得
征南叅軍事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畧奪其婢臣遣李
斌之問儼言繇荅云使人謬伏自念終誤誤之與實
雖所不知聞此之日唯有憂駭臣之所知便有此三
變臣所不覺尤不可思若守爵散章寧當招此誠繇

闇拙非復可防自竊州任倏已七月無祿德而其殃
將至且傳職清峻元禮儲極以臣凡走豈可暫安荷
恩懼罪不敢執固焦竟禱氣憂迫失嘗况臣髮醜人
群病絕力効穢朝黜列顧無與等獨息易駭慙懼難
持伏願薄廻矜愍全臣身計大夫之俸足以自周又
懷欣羨未敢干請仰希慈宥詔臣款誠明帝詔荅曰
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署竟
請勅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
繇來嘗患殿嘗妻匹婦耳閨閣之內傳聞事復作一
兩倍落莫兼謂卿是親故希卿署不必云選事獨關

卿也嘗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薦愷咸繇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也悠人好詐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託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繇知非徒止于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親近驅使人慮有作其名載禁物求亭簡較強賣猥物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禮希蠲呼召及慮發船車竝啓班下在所有即駐錄但卿貴人不容有此啓繇來有是何故獨驚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

權充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今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徃徃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君之不疑今旣省錄令便居昔之錄任置省事及幹僮竝依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復不改嘗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理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傳位雖貴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于粲也想卿虛心受榮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鴈兩失有心于避禍不如無心于任運夫千仞之木旣摧于斧斤一寸之草亦悴于踐蹋高崖之脩榦與深谷之淺條存亾之要巨

細一揆耳晉卿畢萬七戰皆獲死于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于刺客故甘心于履危未必逢禍縱意于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各位貴達人以在懷恭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維數死于溝瀆死于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畢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否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聽命也旣

非聖人不能見吉否之先正是依飾于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命否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顛圖避禍于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凌霄駕風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都令史任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值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

冊府元龜 卷之四百六十三

可預圖耶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謙退第二

南齊王儉建元二年為左僕射領選儉固請解選表曰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邀恩幸籍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為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仗威武有

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
預在有心胡寧無戚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
畢志驅馳仰酬萬一豈容稍存形飾以徇常事九流
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紫繇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
之間都無徵解至于品裁臧否時所未聞雖存自勗
識不副意兼且兩任彼此俱擁專情本官庶幾髣髴
且前代掌選未必其在代來何爲於今非臣不可傾
心奉國匪復退讓之典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爲親陞
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于殊眷煩冒嚴威分甘
充瘼見許加侍中固讓復兼散騎常侍武帝永明六

年儉啓解選不許七年乃上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
天明款言彰於侍接丹誠布于朝野物議不以爲非
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惠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實允
斯義妄庸之人沉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
辭條不假風颺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爝之暉晦往
明來五德迺運聖王獨治八元亮采臣逢其時而叨
其位常總右端丞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
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老無聞九流
寂寞能官之詠輟響于當時大車之刺方興于來日
若夫珥貂衣袞之貴四輔六教之華誠知非服職務

差簡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于品藻之任尤懼其阻
夙宵罄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惟悔愧
在身故乃推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爽選衆
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炤至敬無文不敢
煩黷見許改領中書監叅掌選事

李安民遷尚書左僕射尋上表以年疾求退改授散
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庾杲之爲通直常侍臨終上表曰臣昨夜及旦更增
氣疾自省綿痼頃刻危殆無容復卧居隆顯貽塵明
世乞解所忝待終私庭臣以凡庸繆徵昌運獎擢之

厚千載艱逢且年踰知命志事榮顯終天有分無所
厝言若天鑒微誠暫借餘曆傾宗頌元陳力無遠仰
遵庭闕伏枕鯁戀送貂羆及章詔不許

謝眺爲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眺官未及讓以問
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
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其事宛然近世
小官不讓遂成嘗俗恐此有垂讓意王藍田劉安西
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顓
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讓
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焉讓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

必讓便與詣關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自非疑眺
又啓讓帝優答不許

王晏爲吏部尚書永明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自
解明年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辭
柳世隆爲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議自業
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
遜位改授侍中衛將軍不拜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如
故

王思遠爲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並
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啟實有微
槩坐下矜遇之厚古今罕疇臣若孤恩誰當戮力旣
自誓輕命不復以塵黷爲疑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
必不宜俱居顯要悽悽丹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
足獎進陛下甄拔之肯要是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
理自固有乖則哲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已謬賞之
私惟聖鑒權其輕重寧守偏心且亦緣陛下以德
御下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恩垂拯宥不使零墜
今若祇膺所忝三錫不足爲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
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爲臣亦庶免
此心此志可憐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理留恩

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慙自悼不覺滂流謹
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期一炤明帝知其意
乃改授司徒左長史

王志爲吏部尚書崔惠景平以例加右將軍封臨汝
侯固讓不受改領右衛將軍後爲中書令及居京尹
便懷止足嘗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止中
書令吾自視豈可以過之因多謝病簡通賓客

梁王茂自江州刺史遷尚書右僕射固辭改授侍中
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

後梁王操爲尚書令參掌選事領荊州刺史操旣位

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

陳杜之偉梁末爲中書侍郎領大著作高祖受禪除
鴻臚卿餘並如故之偉啓求解著作曰以紹泰元年
忝中書侍郎掌國史于今四載臣本庸賤謬蒙聃識
思報恩獎不敢廢官星曆惟新驅馭軒昊記言記事
未易其人著作之才更宜選衆御史中丞沈炤尚書
左丞徐陵梁前兼大著作虞荔梁前黃門侍郎孔瓊
或清文贍筆彊記楮古遷董之任允屬羣才臣無容
遽戀市朝再妨賢路堯朝皆讓誠不可追陳方就列
庶幾知免優勅不許

徐陵大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三年遷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孔正王勵等高宗召陵入殿曰卿何爲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孔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勵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戒勵之陵乃奉詔

姚察爲吏部尚書雅允朝望初吏部尚書蔡徵移中書令後王方擇其人尚書令江總等咸薦察勅答曰姚察非唯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選難才今得之矣察垂涕拜請曰臣頃來忝竊久知逾分特以東朝攀奉恩記謬加今日濫叨非繇才舉縱陛下特眷

庸薄其如朝序何臣九世祖信名高往代當時纔居選部自後罕有繼蹤臣遭逢盛擢沐浴恩造累至非據每切妨賢臣雖無識頗知審已言行所踐無期榮貴豈意銓衡之重妄委非才且皇朝行歷事高昔代羽儀世胄帷幄名臣若授受得宜方爲稱職臣夙陶教義必知不可後王曰選事之舉僉議所歸昔毛玠雅量清恪盧毓心平體正王蘊銓量得地山濤舉不失才就卿而求必兼此矣且我與卿雖君臣禮隔情分殊嘗藻鑿人倫良所期寄亦以無慙則哲也後魏穆壽太武時爲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進爵

宜都王加東征大將軍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屬值艱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密告故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太武嘉之乃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

陸麗太武時爲南部尚書太武末麗與長孫渴侯等迎立文成興安初封平原王加撫軍將軍麗辭曰陛下以正統之重承基繼業至於奉迎守順臣職之嘗豈敢冒昧以干太嘗頻讓再三詔不聽麗乃答曰臣父歷奉先朝忠勤著稱今年垂西夕未登王爵臣幼

荷寵榮於分已過愚歎之情未申犬馬之効未展願載廻恩聽遂其所請文成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乃以其父侯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旣頻固辭不受文成益重之

伊穢爲振威將軍真君初太武欲拜穢爲尚書郡公穢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荷任請收過恩太武問其欲穢曰中秘二省多諸文士若思矜不已請叅其次太武賢之遂拜中護軍秘書

監

高允爲中書侍郎授經於恭宗甚見禮待及高宗卽位允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賞允既不蒙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獻文時爲中書監加散騎嘗侍太和二年以老乞還鄉里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勅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是時貴臣之門皆擁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顯官列爵其廉退若此

賈秀爲中書侍郎時中書令渤海高允俱以舊儒見重下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被留各聽長子出爲郡守秀辭曰妾自愚微承乏系紀以而受恩老無成效恐先草露無報殊私豈直無功之人超齊先達雖仰感聖慈而俯深驚懼乞收成命以免微臣遂固讓不受封回孝明帝時爲殿中尚書頻表指職以爲右光祿大夫

游肇爲尚書右僕射孝明初近侍郡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嘗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秘書郎襲爵新秦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

郎中孝明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

辛雄爲尚書右丞會爾朱榮入雒及河陰之難潛竄不出莊帝以爲度支尚書元顥之入雒也北中郎將楊侃從駕北出莊帝以侃爲度支尚書及乘輿反雒復召雄面辭曰臣不能死事俛眉從賊乃是朝廷罪人縱陛下不賜誅罰而北來尚書勳高義重臣宜避賢路莊帝曰卿直遷本司朕當別有處分遂解侃尚書

北齊李元忠爲侍中嘗布言於執事曰年漸遲暮志力以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武定元年除東徐州刺史固辭不拜

後周李遠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俱闕平生念望不過一郡守爾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列上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勲德兼美朝廷欽

屬選衆而舉何足爲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望也遠不得已方拜職

趙善初仕西魏文帝大統三年轉左僕射兼侍中監著作領太子詹事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若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公輔之量太祖亦雅重焉陸逞爲納言以疾不堪劇任除宜州刺史奉辭例備函簿逞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

隋盧愷開皇初爲吏部侍郎攝尚書左丞八年帝親考百僚以愷爲上愷固謝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上考僉議攸同當仁不讓何媿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

韋世康爲吏部尚書嘗因休暇而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嘗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誠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

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
帝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
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力衰謝猶屈公卧
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
并楊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
爲美

唐武士護武德中爲工部尚書判六尚書賜實封八
百戶士護爲性廉儉期於止足殊恩雖被固辭不受
前後三讓方遂所陳

岑文本爲中書侍郎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庶人承

乾廢儲宮初建名士多無領官官太宗亦欲令文本
兼攝文本固辭曰臣以庸材久踰涯分守此一職嘗
懼蒲盈豈宜更叅春坊以速時謗太宗乃止

李日榮開元二年轉刑部尚書日榮上表固辭老疾
乞罷職許之

元載爲戶部尚書肅宗元年建辰月以載兼京兆尹
上表固讓從之

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充度支等使
寶應元年代宗以晏爲國子祭酒依前兼御史大夫
京兆尹度支使徵利州刺史顏真卿爲戶部侍郎時

議稱晏以戶部侍郎讓真卿及永泰初晏爲東都河南江淮轉運使加檢較吏部尚書上表懇讓曰伏以天官之職帥在冢卿任當選士之權班冠諸曹之首至密者可以啓事至明者可以論才內省無能何堪就列且轉輸之物國家之嘗千倉萬庾陛下之粟也稿工織師陛下之人也縱萬億及秭達於京師邦賦獲殷軍儲克贍此亦嘗理於臣何功况受任已來淹引歲月戒耗頗有委積非多經費所支尚貽聖慮在臣之責實亦難逃夙夜惕厲不遑啓處豈敢取衆人之力已以爲勞守臣下之分因而受遺速其官謗紊

爾朝經願迴宸光乞寢前命手詔曰鄉蘊經國之文懷濟時之略軍儲是切轉運攸難勵以公勤適於通變遠疏溝洫績顯京坻爰獎勤勞是明賞勸俾遷六職兼綜九流益用撝謙切陳懇讓宜從雅旨所請者依

暢瓘爲檢較戶部尚書知省事以疾篤遜位許之顏真卿爲刑部尚書魯鄆公真卿抗疏請致仕三表入不許

張獻誠大曆三年以檢較戶部尚書知省事獻誠以疾抗疏辭官曰臣聞在蒲防溢則無其咎知進忘退

是必凶終聞之往賢深以爲誠微臣獲宥寬政于茲六年猥蒙驅策委以心膂總戎持憲按俗宣風皆匪因人率繇睿獎每用刻骨內訟於心何德於天何功至此誓期死節上報生成不謂去歲以來風痺成疾而聖恩益厚光寵愈深俾堂弟獻功代臣節制授臣右職復檢較戶部尚書渥恩蟬聯晝日三接臣以寢瘵之故竟不得趨拜軒墀授官累日又不得入曹視事多所曠廢職臣之繇今形貌支離精魂蕩越竊自診視慮不終朝大懼祿位逾涯以速顛沛伏願察臣丹懇罷臣此官消臣滿盈之禍延臣晷刻之命儻光

天下炤曲遂愚哀粉骨糜軀死將不朽手詔答曰獻誠早分戎聞屢建茂勲出靜漢川入司版籍傷和致疹寢疾經時深執謙冲屢陳章表願辭右職冀及痊平嘉茲懇誠曲遂勤請佇聞痊復當有褒昇所請者依

關播自吏部尚書遷兵部播辭疾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仕播致政之後減去僮僕車騎閉關守靜不縈外事士君子重之

盧邁爲右諫議大夫累上表言時事轉給事中屬較定考課邁固讓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敢當上考

時人重之遷尚書右丞

韋臯元和九年自忠武節度使爲吏部尚書臯自許州拜官以數騎離鎮自北城潛出將吏將餼之不辭訣又移疾讓官遂授太子賓客

歸登爲右補闕起居舍人凡三任十五年同列當出其下者多以馳騫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

丁公著自穆宗爲太子時爲駕部員外郎太子侍讀及穆宗卽位未及聽政召居禁中詢訪朝典以宰相許之公著陳懇詞意極切超授給事中賜金紫魚袋

未幾遷工部侍郎仍兼集賢殿學士知吏部選事公署知將欲大用以疾辭退因求外官遂授浙西道都團練觀察使

蕭俛長慶元年罷相除右僕射俛上表固讓詔曰古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季代以還鮮繇茲道先皇帝在位十五載凡解相印者二十人多爲大僚或授兵柄矧余小子宜有加焉朝議大夫守右僕射襲徐國公蕭俛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其道旣罷樞務俾居端揆茲朕所以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俛繼有讓章至于三四敦諭頗切陳乞彌堅是

用改選部尚書足以表予寵重所以成爾謙光宜欽厥心以保厥位無忝我明命可守吏部尚書俛自居相位孜孜正道重慎名器每下詔命常懼垂當故鮮有簡拔而涉乎刻深然而志嫉姦邪脫疑相位時論翕然稱之

白居易太和二年爲刑部侍郎二年移疾東歸求爲分司除太子賓客

令狐楚太和七年爲檢較尚書右僕射兼吏部尚書楚奏請居本品之班上以楚退讓之中且合典故特降詔褒之後以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固讓僕射優詔

許之轉太嘗鄉

胡証爲戶部尚書判度支瀝懇求免期自効藩服拜檢較兵部尚書充嶺南節度使

王直方爲右補闕太和八年三月爲鎮州冊贈副使因令中使宣詔對於浴堂門使令充翰林學士辭讓不受賜以錦綵却令進發

盧術爲刑部侍郎開成四年三月術瀝懇陳讓乃以術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後唐薛廷珪唐乾寧中爲中書舍人駕在華州改散騎嘗侍尋請致仕客遊蜀川昭宗遷維陽徵爲禮部

侍郎時柳燦屠害朝士衣冠畢罹其毒廷珪以居嘗
退讓獲全入梁爲禮部尚書

晉顏衍爲御史中丞以母老思鄉上章乞解其秩執
政議移戶部侍郎衍又堅乞罷免扶母東歸汶上尋
降詔褒而免之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九

識量

夫深智內朗沈幾獨運周物而不殆謀事而有成先
見表於未形遠慮出於羣萃斯識量之謂也二漢而
下臺省爲多賢焉咸以雍容侍從周旋宥密典司政
要總率官屬備預切近之間對關決中外之敷納故

其僉諧之重是爲俊選之首乃有蘊天人之深識達古今之治體洞悉情僞周知損益當詢謀之攸及或議論之並作而能斟酌當世之務揣摩敵人之心言必有中舉無遺策觀其鈞深致遠可施於久大臨機制變足挫乎糾紛雖復用舍之有殊才志之相戾其於遺風嘉話皆足以聳來者之聽焉

後漢宋均明帝時爲尚書令性寬和不喜文法嘗以爲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繇而作及在尚書嘗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

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

鄭泰字公業靈帝末何進輔政徵用名儒以泰爲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爲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饜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監不遠又爲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

魏董昭字公仁文帝初卽王位昭爲侍中時征東大

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
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
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
以休齊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
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
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
幸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須有勅渡之詔
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
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勅諸軍促渡軍未
時進賊救船至

劉曄文帝黃初元年爲侍中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
爲關羽出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
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
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
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
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
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
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
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
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

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欲興衆伐之曄諫帝以爲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舍卒帝不聽五年帝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孫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

司馬孚文帝時爲黃門侍郎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遣前將軍于禁還久而不至天子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奕世相繼推強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

衛臻文帝時爲侍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湏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抗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及明帝卽位後遷右僕射典選

舉如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
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
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
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
拔奇之津使天下馳騁而起矣後加光祿大夫諸葛
亮出斜谷征南上將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
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
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
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
軍之費帝到三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

曰陛下卽位以來未有可書吳特儉未可卒平聊

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曰儉所陳皆一國

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寇亂邊境而猶按

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姓

淵孫名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夷內脩戰射而儉

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安矣儉行軍遂不利

孫資文帝黃初初爲中書令明帝卽位加散騎嘗侍

尤見寵任時諸葛亮出在南鄭議者以爲可因大發

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

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

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旣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與天下搔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強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

帝曰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爲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摧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不能爲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帝又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聲較尉缺又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

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
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
始召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卽祚
猶有曹休外內之望賴遭日月銜勒不傾使各守分
職纖介不問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
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
相爲服不相爲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嘗
不過四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爲有疇匹至於重大
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聖恩簡辟如平勃金霍劉
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回於事爲善帝曰

然如卿言當爲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侔金霍
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
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
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勃以吹簫引彊始事高祖亦
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
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勤慎乃見親信日磾夷狄以
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矣得一胡兒而重貴
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於呂湏
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
人之不易爲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

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

劉邵明帝時爲散騎嘗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邵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効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脩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親後淵果斬送權使彌晏等首

傅嘏齊王正始中爲尚書嘗以爲秦始皇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於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繇是也欲改定官制依古正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

鍾毓齊王正始中爲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爲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羽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君侯詳之爽無功而還後高貴鄉公正元中毓爲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爲吳新有釁必不

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間毓以爲夫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爲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淮南旣平爲青州刺史後加將軍鍾會爲黃門侍郎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爲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後誕果反

吳闕澤字德潤文帝時爲中書令諸官司有患所疾帝欲增重科防以簡御臣下澤每日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

晉荀勗字公會武帝時爲中書監加侍中帝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勗對曰諸王公已爲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闕邊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疎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忿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

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畧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爲五等可湏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勗言爲允多從其意時又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成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憚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圈齧夫不宜見用酈吉任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

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省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

張華爲中書令時杜預畫平吳之計武帝未從後帝與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彊號令如一吳王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令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李真武帝時爲僕射時涼州虜寇邊熹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爲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焉

杜預爲度支尚書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功

山濤爲尚書僕射武帝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

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焱起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言焉

郗鑒明帝時爲尚書令王敦專制內外危逼鑒遂與帝謀敦旣而錢鳳攻逼京都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錢鳳等平溫嶠上言請宥王敦佐吏鑒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仗死之節昏亡之主

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逆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

下壺成帝時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嘗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鼃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嶠書曰元規

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柰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耳峻已出征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頊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卽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壺司馬任台勸壺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

荀粲爲尚書左丞咸和中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

郡封溫裂言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雒脩復
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

王述海西公太和中遷散騎嘗侍尚書令每受職不
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其子坦之諫以爲故事
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
事耳述曰旣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初桓溫平雒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
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
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雒陽鐘筮述曰永嘉不競暫
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

園陵不應先事鐘筮溫竟無以奪之

王彪之爲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
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鑒簡文
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
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在一
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
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
車胤字武子爲中書侍郎大元中議郊廟明堂之事
武子以明堂之制旣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
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旣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

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坐而脩之時從其議

宋何承天太祖時為尚書左丞元嘉中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以喪殯議者謂不宜仍用邈名更以見官奏之承天議曰既沒之名不合奏者非有他義正嫌於近不祥耳奏事一却動經歲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

何尚之為吏部尚書劉湛誅後左衛將軍范曄任泰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嘗白太祖宜出為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以缺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帝曰

始誅劉湛等方欲超昇後進曄事迹未彰便預相黜

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讒說但事

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

蔡廓為祠部尚書太祖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

僚奉迎廓亦俱行至潯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

別廓謂曰滎陽在吳

少帝被廢為滎陽王幽于吳郡

宜厚加供奉滎

陽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于世將可得耶時

亮已與徐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

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云何纔轉背便賣惡於人

及太祖卽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

免乎廓日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
不可但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
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耳

蔡典宗前廢帝時爲吏部郎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
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
繇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
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罕有存者興宗於都座慨然謂
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至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
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
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耳天下有識

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後爲尚書右僕射徐
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
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
此誠不虛今宜撫之以和卽安所蒞不過須單車使
及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
虜爲患不測叛臣累重必宜翦戮則比者所宥亦已
弘矣况安都外據強地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
養如前遂叛將生肝食之憂彭城險固兵強將勇圍
之旣難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臣爲朝廷憂
之時張永已行不見從安都聞大軍過淮嬰城自守

要取魏軍永戰大敗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
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聞至帝在乾明殿先召
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
以收書示興宗曰我愧卿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
將軍劉劭攻圍之四方旣平琰嬰城固守帝使中書
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旣定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
下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使中書爲詔彼必疑謂
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

琰得詔疑劉劭詐造
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久乃歸順

南齊張融初仕宋孝武爲攝祠舍部二曹舍曹以正

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否融議不宜拘束小忌領
軍劉劭戰死祠曹議帝應哭劭否融議宜哭於是始
舉哀

王融爲中書郎時魏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
云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
司隸傳節復入關河武帝答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啓
比相見更委悉事竟不行

梁王規爲中書黃門侍郎高祖普通初陳慶之北伐
剋復雒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
功難也羯寇游竄爲日已久桓温得而復失宋武竟

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繼將是役也為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類

朱异為員外嘗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歸罪法僧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偽也高祖乃遣异報法僧并勅衆軍應接授异節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

傳啟為中書通事舍人太清元年豫州刺史貞陽侯蕭淵明率衆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遣使還述魏人欲更通和好勅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高澄此意當復欲繼好不爽前和邊境已得靜寇息民于事為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必是設問故令洧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洧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澄通好正是墜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洧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可許朱异等固執高祖遂從异議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累啓請遣使勅但依違報之至八月遂舉兵

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
二月景于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
圍還鎭勅許之乃于城西立盟求遣宣成王出送岐
固執宣成嫡嗣之重不宜許乃遣石城公大款送之
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望得解圍岐獨言於衆
曰賊舉兵爲逆未遂求和夷情獸心必不可信比和
終爲賊所詐也衆兵怨惟之及景背盟莫不歎服
陳毛喜爲五兵尚書叅掌選事及衆軍北伐得淮南
地喜陳安邊之術高宗納之即日施行又問喜曰我
欲進兵彭汴於卿意如何喜對曰臣實非智者安敢

預兆未然竊以淮左新平邊疆未乂周氏始吞齊國
難與爭鋒豈以弊卒疲兵復加深入且棄舟楫之工
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
安民保境寢兵復約然後廣募英奇順時而動斯久
長之術也宣帝不從後吳明徹陷于周帝謂喜曰卿
之所言驗於今矣

後魏公孫邃爲南郟尚書時孝文與文明太后引見
王公已下帝曰比年方割畿內及京城三部於百姓
頗有益否邃對曰先者人民離散主司猥多至于督
察實難齊整自方割以來衆賊易辯實有大益太后

曰諸人多言無益卿言可謂識治機矣
 宋弁為散騎侍郎孝文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隅墮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墜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勿殫其威身免為幸

臣欽若等曰其斥南齊武帝之后明帝以族子嗣立高武諸子誅戮皆盡

王叡為尚書令時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宜臬斬首惡餘從疑赦不亦善乎孝文從之得免者千餘人

李平宣武時為散騎嘗侍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偽一以景明年前為限於是獄訟止息武川鎮民饑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宣武原之

張普惠孝明時為尚書右丞梁武帝弟子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遣使往迎普惠上疏請付楊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

韓子熙為黃門時爾朱榮擒葛榮送至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為榮元堯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

宜見之爾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北齊陳元康爲散騎嘗侍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膺朝命元康以爲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人但專欲誤王我向已啓若王受命朝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黃門郎但時事未可耳

封隆之爲侍中時高祖自雒還師于鄴隆之將赴都因過謁見啓高祖曰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徃事爾朱仲遠中復乖阻及討仲遠又與之同猜忍之人志欲無限又叱列延慶侯念賢皆在京師王授以名

位此等必構禍隙高祖經宿乃謂隆之曰侍中昨言實是深慮

魏收爲中書監時武成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卽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之

馮子琮爲給事黃門侍郎武成旣禪位復駐在晉陽旣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宮成武成親自巡幸恠其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執行節儉以示萬邦兼此比連天門不宜過復崇峻武成稱善及武成晏駕僕射和士開

先嘗侍疾秘喪三日不發子琮問士開不發喪之意士開引神武文襄皆秘喪不舉至尊年少恐王公有二心意欲盡追集涼風堂然後與公羣議時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先嘗居內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臨淮王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之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見先皇傳位羣臣富貴者皆是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無一改易王公以下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出門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於是乃發喪

後周王悅爲左丞久已管轄頗獲時譽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爲援文惠先遣常法保賀蘭頌德等帥衆助之悅言於帝曰侯景於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違忠義之禮不足蓋其圖旣大不卹小嫌然尚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于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惟侯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帝納之乃遣追法保等而景尋叛

崔猷爲司會中大夫及陳將蔡咬來附晉公護議欲

南伐公卿莫敢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復近者長星爲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誠也豈可窮兵黷武而重其譴負哉護不從水軍果敗

于翼爲右官伯明帝雅愛文史立麟趾學士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預聽焉乃蕭撫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爲學士翼言於帝曰蕭撫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爲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差矣

隋李德林爲內史令開皇元年勅令與于翼高頴同修律令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爲格式我須畫一縱令小有踏駁非過盡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乃止

盧昌衡爲尚書祠部郎高祖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頴目而異之裴矩爲黃門侍郎從煬帝在江都時義兵入關帝令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事機惟願鑾輿早還方可平定

唐封倫爲內史侍郎高祖嘗幸溫湯行經秦始皇墓謂倫曰古者帝王竭生靈之力殫府庫之財營起山

陵此復何益倫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自秦漢帝王盛爲厚葬故百官衆庶競相遵倣凡是古冢立封悉多藏珍寶咸見開發若死而無知厚葬深爲虛費若魂而有識被發豈不痛哉高祖稱善謂倫曰從今之後宜自上逮下悉爲薄葬

杜楚客爲給事中貞觀四年太宗與羣臣議安邊之事楚客率爾而進曰北狄狼戾人面獸心難以德懷易以威服陛下納其降附處之河南夷不亂華聞之前典以臣愚見必爲後慮存亡繼絕列聖通規事不師古難以長久太宗甚嘉其言然國家方以懷柔爲

務未便從之

魏徵爲特進知門下省事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今承大亂之後卽是太平之運能安天下惟在得人公等旣不能知朕又不可通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于事何如魏徵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旣以爲難自知誠亦不易臣恐妄稱者衆不可行也

鄭雅忠中宗朝爲黃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爲政不可革以習俗且吳都賦云家有

鶴膝戶有屨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

裴光庭開元中爲兵部郎中玄宗將有事于岱岳中書令張說以大駕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以備不虞召光庭謀其事光庭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恩惠無不及百姓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何以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則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生戎心又非懷遠也有此三者則名實乖矣且諸蕃之國突厥爲大贊幣往來願脩恩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徵其大臣赴會必欣然聽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

相率而來我雖偃旗息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而行之

李揆肅宗時爲禮部侍郎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特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圃亦不能摘其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及其試進士文章請于廷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簡繇是數日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遷中書侍郎平章事顏真卿肅宗在靈武時爲御史大夫洎鑾輿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選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撰祝

文稱嗣皇帝真卿爲禮儀使謂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儒達識

李栖筠代宗朝爲給事中時禮部侍郎楊綰以進士科無鄉舉之行試詩賦長澆浮之道請置五經秀才科下廷議棲筠爲中書舍人賈至給事中李廙議與綰同雖事寢不行而有識之士至今稱述焉

李承德宗初爲吏部郎中淮南黜陟使時梁崇義縱恣倨慢朝廷將加討伐李希烈揣知之上表數稱崇義過惡請率先誅討帝悅之每對朝臣多稱希烈忠誠承自黜陟廻因奏對帝又言之承奏曰希烈將軍

討伐必有微勳但恐立功之後縱恣跋扈不受朝廷指揮必勞王師問罪帝初未之信無幾希烈既平崇義果有不順之迹帝思承言故驟加擢用未兩歲累拜同州刺史河中尹

蕭復爲戶部尚書建中四年十月德宗避難于奉天以城隘不可久住議幸鳳翔且依張鎰復聞之遽請見曰竊聞移幸鳳翔未審虛實帝曰有之復曰陛下大誤且鳳翔將士俱朱泚舊兵今泚悖逆此中必有同惡相濟者臣尚慮張鎰不能久柰何擬幸鳳翔帝曰朕行計已決試爲卿駐駕一日屬鳳翔後營將李

楚琳殺張鑑自爲節度使乃止

盧羣貞元中爲侍御史有人誤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許詔促其獄羣上奏言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勲伏望陛下赦而勿問使私自引退帝從之時人賞其識大體也

許孟容憲宗時爲吏部侍郎會元和十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并傷議臣裴度時淮夷逆命克威方懾王師問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繼上章疏請罷兵及是

盜賊竊發人情愈惑孟容詣中書雪涕而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耳姦臣尚爲寢謀今主上英聖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敢爾無狀寧謂國有人乎然轉禍爲福此其時也莫若上聞起裴中丞爲相令主兵柄大索賊黨窮其姦源後數日度果爲相下詔行誅時謂孟容論議有大臣風采
令狐楚爲左僕射時王涯等新誅楚請前所誅罪人願給衣衾樁槨以順陽和之氣詔從之明年上巳於曲江宴百僚楚以新誅大臣不宜有樂疏奏不納因稱疾不赴宴議者美之

魏暮爲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判水司事暮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綜戶部公事從之

後唐蕭頊爲右補闕時國步艱難連帥屈強率多奏請欲立家廟于本鎮朝旨將俞允頊上章論奏乃止

